

西藏媽媽

བོད་སྐད་སྲིད་སྲིད་ཀྱི་ཨ་མ།

徐劍
著

中和出版
OPEN PAGE
中

目 錄

第一卷 奇緣

拉薩，一種跨越地域族群的天緣	002
藏北，媽媽被棕熊咬去半張臉	012
我願將一隻眼睛贈與盲童弟弟	020
達曼人遺孤：望不斷喜馬拉雅的雪	027
仙女媽媽：芒康拉姆與卡諾拉姆	039

第二卷 未生娘

三位未生娘與患癌症的小女孩	048
波密卓瑪花與未生娘	066
大曲宗：瑪吉阿米的臉龐	077
小卓嘎，在未生娘背上歸來	087
灰線：畫師洛加畫勉唐派綠度母，富麗堂皇	094

第三卷 阿雄

卡貢鄉，喇嘛舅舅與四個孤兒	102
喇嘛阿雄與巴珍阿媽	113
一城明月一寺桃花	124

第四卷 阿佳

雪水之親，勝血濃於水	134
放下烏朵的牧女嘎斯	145
雲中的措姆	157
桃花江邊出阿佳	169
灰線：阿松師傅塑白度母——端莊美麗	177

第五卷 媽給 阿媽拉

局長、媽給——布措女士	184
兩位阿媽拉——達曼人遺孤的遠山呼喚	191
卓嘎阿媽與十一個大學生	202
如意高原的卓瑪拉	211
愛心媽媽姐妹花	222

第六卷 漢家女

東北女兒藏家媳	232
蕙質蘭心映雅江	245
文成、金城公主的倒影，回不去的地方成故鄉	257
灰線：象雄東多畫師羅布玉加，紅度母搖曳多姿	263

第七卷 襴襪

比日神山下的小米瑪和仙女阿媽	270
雅江之愛山高水長	281
唐古拉姆，雪嶺小仙女	294
獅泉河水清又純	305

第八卷 花凋

一樣花季，不一樣的綻放	320
阿媽的愛心，永遠不會千瘡百孔	330
桃花落盡是愛心	340
早殤的芳華	350
灰線：托林寺吹來克什米爾風	358

第九卷 煙火

拉薩河，春暉初照四月天·····	364
距離父親五百米，卻隔着五百年·····	373
一個普通家與一屋大學生·····	384

第十卷 綠菩提

綠樹天風化眾生·····	394
後記 千年一夢桃花落·····	399

བོད་ལྗོངས་ཀྱི་ཨ་མ།

第一卷

奇緣

拉薩，一種跨越地域族群的天緣

拉薩城的夏天早晚溫差大。昨晚又下了一場雨，夜色褪盡，濃霧從山腰間慢慢蒸發，像巨蟒蛻變一樣，輕輕地，褪下一層薄翼雲裳，從山腰往上邊冉冉浮升。雲散山顯，城郭四圍山巔猶如落了一層薄雪，更似一朵朵白蓮花綻放。

平措對這方風景早已習以為常。幾乎每天清晨，拉薩河的天空中都會出現一朵朵白蓮花，或雲，或雪，或霧，就像酥油碗裏吹開的，也是一朵雪蓮，白雲喲。平措端起瓷碗，一口飲盡卓嘎媽媽倒的酥油茶，說了一聲「阿媽拉，我走了！」揹着書包就往樓道裏邊跑，然後大聲喊隔壁愛心家庭的同學：「羅桑多吉，走啦，晚了會遲到的！」

卓嘎跟在後邊，見平措小腳緊蹬，聽着像下冰雹一樣，噼噼啪啪幾下就跑下樓，她緊隨後邊，急呼：「平措，不着急，才六點呢！」

「阿媽拉，別送了，我和羅桑多吉一起走。」平措頭也不回地往樓下跑。

「這孩子！」卓嘎搖了搖頭，孩子們吃過早餐，她都要攔下手中的活，將孩子送到樓下，或送進幼兒園，或送到校車前，無論雨雪陰晴。

六號家庭的媽媽卓嘎和平措下了樓，走到庭院的甬道上。母子剛站定，羅桑多吉就來了。院子裏的張大人花在隨風搖盪，高高的杆子，淹沒過孩子們的頭，正如兩個孩子的花季。平措每天都與羅桑多吉一起上學，兩個人的身影很快消失在花叢中。

「平措，早晨大車多，過馬路要小心！」卓嘎佇立原地，大聲喊道。

「知道啦，卓嘎媽媽！」平措回望了一眼，與羅桑多吉跑了起來。

天有點兒涼，雪風從拉薩河裏吹過來，平措和羅桑多吉的小臉被吹得紅撲撲的，像秋日裏的紅蘋果，只是現在離秋天，還隔着一個漫長的夏季。

藏族人對時間的概念，多是模糊的。而2018年7月11日，這本是一個尋常的日子，可是對於平措、對於阿媽卓嘎，還有拉薩市兒童福利院的愛心媽媽們，卻是一個極特殊的時刻。誰都未曾想到，這一天，一個小天使於寒霧連曉色中，出現在拉薩河邊。第一眼看到這個小天使的，就是平措。

這天清晨，平措一連喝了好幾碗酥油茶，渾身發熱，並不覺得拉薩的清晨有多冷。他與羅桑多吉蹦着，跳着，朝拉薩市兒童福利院門口走去。路上行人稀少，福利院大門緊閉，只留了一扇小門方便上學的孩子們出入。

平措朝值班室看了一眼，保安叔叔還沒起床呢。他穿小門而過，左拐，繞過大門，鐵柵欄旁的水泥台上有一塊毛毯，包裹着甚麼東西，吸引了他的目光。那東西怎麼會蠕動？好像還在嚶嚶哭泣，傳來小貓一樣的腔調。

平措一點兒也不害怕，他幾大步向前，衝上去輕輕地掀開毛毯。天啦，是一個嬰兒！穿着保暖衣，衣服與毯子間，還放了一沓人民幣。

「羅桑多吉，快過來看，這裏有一個孩子！」平措向離他不遠的同學招了招手。

「真的嗎？」

「當然！卓嘎阿媽說了，說謊的孩子不是好孩子，我咋會騙你！」平措回頭說道。

羅桑多吉跑過來了，湊近一看，還真是一個嬰兒喲。

「你看着呀，我去叫保安叔叔。」平措轉身跑了起來，繞過鐵柵欄大門，氣喘吁吁地跑到了大門值班室，小拳頭兩點般地擂門：「叔叔，快開門！」

天尚早，離上班時間還遠呢。平措咚咚的敲門聲驚動了保安。

「啥事嘛，平措？小門開着哩。」保安從床上一躍而起。平措的小學離兒童福利院近，每天早晨上學，他都與同學步行先出發，比坐校車的孩子走得早。

「叔叔，大門口，誰放了一個小娃娃！」平措朝鐵柵欄門方向指了指。

「你說啥！」保安有些驚訝，「平措，你沒有看錯，真是一個小孩子嗎？」

平措搗蒜似的點頭，然後朝着那邊飛跑過去。

「走，過去看看！」保安是個藏族男人，緊隨平措後邊，大步流星地走了過去，邊走邊說，「作孽啊，兩個月前，才有人在福利院門前扔過棄嬰，這回又來啦。」

平措帶着保安叔叔來了，羅桑多吉閃到一旁，保安湊上前去，打開毛毯，看了看保暖內衣，又在孩子的眼前晃了晃手，長歎了一聲，說：「看樣子剛滿月不久，眼睛像是有點兒問題。」

「真的嗎？」

「你看，平措，我的手在他眼前晃動，他沒有反應啊。」

「時間不早啦，你倆上學去吧，棄嬰交給我，」保安交代道，「我給福利院領導打電話。」

平措點了點頭，依依不捨地走了。

也是這樣一個夏日的清晨，卓嘎坐在我的對面。彼時，我剛從喜馬拉雅山麓下來，時間是2020年7月7日。離平措撿到那個棄嬰差四天就滿兩年了。

我入藏已經四十多天了。計劃是從昌都市第二兒童福利院開始，然後去那曲、阿里、日喀則、拉薩、山南，這麼一路採訪下來，最後在林芝收官。而拉薩是我採訪的一個重要地點。

2013年，《西藏自治區人民政府關於全面推進五保集中供養和孤兒集中收養工作的意見》頒佈，提出3年內在全區實現「有意願的五保對象在縣級以上機構100%集中供養、孤兒在地級市以上機構100%集中收養」的民生保障模式，即將孤兒集中供養於地市級兒童福利院，五保戶則集中供養於縣級社會福利院，簡稱「雙集中」。

卓嘎是2013年第一批考入拉薩市兒童福利院的愛心媽媽。看着卓嘎，我的腦海驀地掠過兩個詞：白度母，西藏阿媽。卓嘎並

不漂亮，與唐卡上畫的白度母、綠度母相比，既不婆婆，也乏嫵媚，人還略略發福，但是歲月在她臉龐上留痕不多，顏面紅潤丰韻，神情慈愛，像綻開的一朵紅蓮花，讓人一瞥難忘。那笑容，就像倒映在拉薩河裏的白雲，只屬於西藏。

酥油茶斟滿了，卓嘎未坐下。

我仰首問道：「你的老家是哪裏？」

「日喀則市江孜縣。」卓嘎笑着道。

「莫不會家是帕拉莊園的吧！」我打趣道。

「天啦，您咋猜這麼準，查過戶口嗎？」卓嘎驚訝地張大了嘴巴，「我家就在帕拉莊園地盤上的江熱鄉班久倫布村。」

「啊！」我也有些驚訝，剛才不過是隨口說說，只是一場採訪的餘聲，引發的偶然的聯想。

昨天，我剛剛告別日喀則市，路經江孜，特意去了帕拉莊園。那曾經是一個舊貴族的莊園，民主改革後，時任江孜分工委書記、我的老領導陰法唐將軍下令保持原貌，留下了一個封建農奴制的標本。

為了寫西藏的精準扶貧，我想尋訪當年朗生（奴隸，地位最低的農奴）的後代，看他們是否又淪為貧困戶。可惜，江熱鄉宣傳委員是個年輕姑娘，並不知道帕拉家族的歷史，更不知道朗生與差巴（支差者，地位較高的農奴）的身份差別，未找到朗生的後代，卻將我引領進江熱鄉班久倫布村的一戶差巴之家。

「我家過去也是朗生出身喲。」卓嘎說。

「是嗎？」我追問道，「你家住在村中央，還是帕拉莊園的對

面？昨天進村，我進的第一戶人家，是平措羅布杰家。」

「羅布杰？」卓嘎覺得名字挺熟悉，「多大年紀啦？」

「七十多歲吧。」我回答，「夫人叫普布片多，今年六十八歲。」

「有照片嗎？」

「有啊！」我打開手機圖庫，翻出羅布杰一家人的照片。卓嘎接過去一看，驚呼道：「這是我親叔叔羅布杰和嬸嬸呀！」

「啊，你說的是真的嗎！」我一躍而起，有點兒不敢相信。

這世界真大，也真小，只是西藏太神奇了，冥冥之中，被一個上蒼的輪盤旋轉着，大千世界，眾生芸芸，我們從何處而來，擇何地而居，又將向何處而去，本是誰也說不清、道不明的哲學問題。雪域萬里連廣宇，千里陌途，與同一個家族的親人的相遇、相識，那概率實在是太小了，可是在西藏，冥冥之中，彷彿有一種神奇的磁場，模糊了時空，拉近這種相見。我在西藏見到這種相遇和神奇，並不是第一次，也不是最後一次。

更神奇的事情還有。我對卓嘎說採訪完羅布杰一家後，又去了兩位阿佳（對藏族女性的尊稱，可翻譯為姐姐、嬸嬸等）家採訪，一位阿佳叫列宗，今年五十歲，獨自在家，丈夫叫平措，是一個木匠，四十八歲。夫妻倆有一雙兒女，男孩扎西大學畢業後，考到昌都市江達縣當中學老師；女兒普卓瑪，拉薩師範高等專科學校畢業後，考到丁青當小學老師。

「普卓瑪，那是我嫂嫂啊！」卓嘎道。

「真的啊！咋會這麼巧？」我也有些疑惑，難道這真的是一場意外的西藏奇遇？

「您拍了照片嗎？」卓嘎道。

「有。」我將昨天拍的照片翻出來，讓卓嘎看。

「真是我嫂子。」卓嘎答道。

「天啦，怎麼會有如此奇遇啊?!」今天拉薩城的奇緣，令我有點兒目眩神驚了。

天庭銀河星，聖地一城人，內地，荒野，你我他，少年與棄嬰，漢族作家與江孜江熱鄉人家，在某個歷史時空的點上，注定相遇了。

那天上午，送完上學和上幼兒園的孩子後，卓嘎為孩子們洗碗，整理臥具，打掃室內衛生。突然拉薩市兒童福利院院長的電話打了過來，說：「六號家庭媽媽卓嘎，你來院長辦公室一趟。」

卓嘎不知院長找她有甚麼事情，匆匆趕過去了。只見沙發的氈氊上躺着一個嬰兒，穿着一件保暖衣，旁邊放着一塊小毛毯子，藏式茶几上有一個信封，裏面裝了一沓錢。

「院長，這是？」

「你家平措早晨上學時，拾到了這個棄嬰。」

「啊！」卓嘎趕忙上前，將嬰兒抱了起來，撩開保暖衣的帽子，看到嬰兒的皮膚很白，嫩似櫻花，她一眼就喜歡上了，問院長，「是個男嬰，還是女嬰？」

「男孩，看樣子像有兩三個月啦。」院長也是一位藏族阿佳，「可能是一個天生盲童，眼睛看不見，會不會有智力障礙，不好說，還得要檢查。」

「啊！」卓嘎心驚，連忙將手往嬰兒的眼睛前面晃了晃，果然毫無反應。她長歎了一聲道：「院長，我看這個嬰兒的皮膚，不像是我們藏家兒女。」

「我的感覺與您一樣，」院長說，「我讓辦公室調閱了視頻監控，可能因為夜暗，對比不出來，但從這個嬰兒母親的身影看，像一位漢族年輕女子，不像我們藏族姑娘。」

「漢族、藏族本是一家人，」卓嘎抱着嬰兒搖了起來，邊搖邊說，「不管是藏族，還是漢族的嬰兒，扔到了兒童福利院的門口，就是我們的孩子。」

「說得多好啊，卓嘎，」院長喟然，「我將你叫來，就是想通知你，上月是一號家庭媽媽收養了一個嬰兒，這一回輪到你們六號家庭了，怎麼樣，有甚麼意見嗎？」

「沒有，院長，我太高興了，家裏又多了一個孩子。」卓嘎的喜歡溢於言表。早晨平措上學撿到一個嬰兒，傍晚放學回來，發現撿到的孩子成了自己的弟弟，一定會高興極了。

「這就好，」院長點了點頭，交代道，「我們剛才商量了一下，就給這孩子取名為丹增拉巴，你辦好手續，就帶回家吧。」

「找師父取的？」

「不，我們自己給他取的，」院長說，「洗過澡，換完衣服後，我安排車，帶他去自治區人民醫院體檢。」

「好啊！」卓嘎點了點頭，等辦公室的人將一切手續辦妥後，她簽上了自己的名字，滿臉歡喜，抱着剛撿來的嬰兒，哼着童謠《兩隻老虎》：「一隻沒有耳朵，一隻沒有尾巴，真奇怪。」聽到童謠，那沉

寂了好久的嬰兒，突然露出笑容。

卓嘎將臉貼在嬰兒的小臉蛋上，聞到了一股濃烈的乳香。憑一種藏家女人的直覺，對這個民族氣味敏銳的辨識度，令她更加堅信，這個取名丹增拉巴的盲童，並未流淌着藏家的血脈，但這一點兒也不妨礙她卓嘎做他的媽媽。

抱着嬰兒回到六號家庭，卓嘎找來洗澡盆，放了一盆熱水，將好多天沒有洗過澡的嬰兒洗得乾乾淨淨，擦拭了一番，然後，換上一身新衣服，抱到樓下曬太陽。其他帶着孩子出來的愛心媽媽看見了，都很羨慕，說：「卓嘎，你真是好福氣，從抱奶娃娃帶起，這是多幸福的事情呀。」

卓嘎笑了，說：「丹增拉巴真的好漂亮，嫩生生的，皮膚好嫩白喲，不像是我們藏家的孩子，他可是菩薩送來的，與我們家有緣，我要好好待他。」

「卓嘎真是一位好媽媽！」在場的愛心媽媽們無不感歎。

太陽落到次角林山那邊了，拉薩河被晚霞染起了一團團紅雲，轉瞬之間，一條河都燃燒了起來，纏繞着拉薩城和布達拉宮。放學了，平措跳着蹦着走回兒童福利院，進門時又遇到了早晨值班的保安，便說：「叔叔好！」

「平措好，祝賀你啊！」

「保安叔叔，祝賀我甚麼？」

「你家又多了一個弟弟了。」

「真的呀？」平措多少有點兒懷疑。

「當然是真的呀，叔叔能騙你嗎，」保安說，「你早晨在大門口撿到的嬰兒，分到你們六號家庭了，被卓嘎媽媽領走了。」

「我有弟弟啦！我有弟弟啦！」平措喊着，奔跑着，朝六號家庭趕了回去。

藏北，媽媽被棕熊咬去半張臉

車子駛出丁青縣城，向東，行駛五公里，右拐，轉向 503 縣道，去當堆鄉，司機說到了青縣最邊遠的一個村莊，還有七十公里路程。

夏天的陽光真好，萬里無雲，穹頂如掛了一塊藍色的大幕布，是那種特別炫目的藏藍。布措局長朝天望了一眼，心情卻無法像天空那樣明朗。

已經不是第一次馳騁在康巴大地了。她坐在越野車副駕上，倒車鏡裏，縣城、村莊，還有紅牆紅瓦易地扶貧搬遷安置小城，漸次退去，凝固成一個個小點。千家萬戶皆有歸處，而媽媽被棕熊咬傷的那兩個孩子呢？

作為昌都市民政局局長，自 2013 年西藏自治區啟動「雙集中」供養孤寡老人和孤兒後，她一直奔波於昌都市轄地，從一個縣到另一個縣，從一個鎮到另一個鄉，從一個村莊到另一個村莊，從一戶人家到另一戶人家，甚至從秋牧場追至夏牧場……但凡聽到哪裏有孤兒，她就趕過去，將一個個孤兒從牧場、鄉村和藏邊人家，領了回來，領進位於昌都市卡若區的兒童福利院。

那個日子至今令人刻骨銘心。布措記得，那天是 2018 年 5 月 31

日，第二天就是兒童節了，她必須趕到丁青，到當堆鄉最遠的一個村莊，在靠近邊壩和洛隆縣的牧場，尋找到那兩名幼童，將他們帶回昌都市。

車子一路向前，曠野無樹，光禿禿的山崗剛泛綠，春天剛剛過去，雪一路，雨一程。前邊丁青縣民政局的車子在帶路，對向行駛的車越來越少，蒼鷹在天穹相伴，海拔節節升高。生於斯，長於斯，布措局長深深愛着這片康巴大地，甚至為之癡迷、傾倒。

剛才，她打了一個盹，夢見一群猴子從林間竄了出來，蹲在青稞地上，仰望過往車輛，流露出乞討的神色。隨後，一群馬鹿從雪山之巔奔逸而下，過盡蒼山無痕跡。鹿背的流線，猶如江河在流動，一瀉千里。大莽林退去，風吹，草低，離天際更近了，遠處有一群犛牛，像墨汁撒在牧場上。這時，一隻棕熊出現了，大搖大擺，朝牧人的夏牧場奔來，不知不覺間，竟然摸進了黑帳篷，隨後帳篷裏傳來一陣慘叫。

布措猛然驚醒。這是個夢，也不是夢，這個故事一直縈繞於她的腦際。這個故事，在昌都、丁青一帶已經傳了些時日。

灰頭雁的翅膀上，一片羽毛落到了瀾滄江裏，帶來了春的暖意，可是，從雪風中卻飄來一個悲慘的故事。與其說是故事，不如說是一幕慘劇：瓦拉山下有一個牧女，被棕熊襲擊，咬去了半邊臉，容貌毀去，無法見人。牧女的遭遇，令布措坐臥不安。

雨後的夏牧場，陽光從雲罅瀉了下來，照在山樑上，猶如追光燈一般移動，半山煙雨半山晴，蒼山漸綠，邦錦梅朵貼在地面悄然綻放。夏牧場太大了，在半山坡，是一片台地，偶然也會看見一個低矮

的黑帳篷。

布措局長瞥了一眼窗外的山河。扎曲水，靜靜地流淌，它與昂曲相匯，流成了浪漫的瀾滄江……

靜水深流，可是此刻，布措的心再也無法平靜，作為一個女人，而不是局長，那一幕，她覺得太過於血腥與駭人。

是這樣的清晨吧，一個叫四朗央宗的年輕媽媽早早起床了，揹着水桶，走出黑帳篷，踏着晨曦，到春牧場的河裏揹水。回來後，她將帳篷裏的牛糞燒得通紅，打了一壺酥油茶。吃過糌粑，她站起身來，抄起門邊掛的烏朵，到牛圈門邊，打開門，趕着自家犛牛，朝着台地上那片雲杉林走去。

陽光透亮，晨曦斜照在牧場上，將四朗央宗婆婆的身影拉得長長的，投在黏着露珠的小草和野花上。牧牛女隨着犛牛，手中旋轉着她織犛牛線的轉斗，長裙窸窣，踏草而行，露水打濕了她厚厚的裙底，這是一個女人最美麗的時刻。

布措想起年輕時自己的身影，可是她怎麼也想像不出央宗的容顏，她見過許多牧區的女人，就像她年輕時一樣美麗，或高挑出眾，或珠圓玉潤，高鼻，大眼，皮膚紅潤如嬰，掩藏於牧區，一旦踏雲而來，見者皆驚為天人。

四朗央宗從未回望過自己的麗影。她就是草原上一株小草，逢春露而還陽，遇霜雪而枯萎。最令她心生歡喜的是這樣的春天，野草長出了嫩芽，貼地綻蕾的邦錦梅朵連成了一條花帶，那是上蒼送給她的。她就是那一朵無名之花，或許因為她常年在牧場放牛，沒上過學，也不懂漢語，甚至沒有到過當堆鄉的中心區，這個藏邊人家，這

塊台地牧場，就是她的世界。六七歲時，父親將一條烏朵扔給她，從此，她就與犛牛為伍，緊隨牛群後邊，看草長鶯飛，看花開花落，寒雪一場場覆蓋荒原。她在花雪風中踽踽獨行，一天天長大，成了一個如花似玉的女人，可是，長在台地牧場人未知啊。直到有一天，一個男人闖進了她的帳篷。

情愛如此迷人。與那個男人一起放牧，晨出昏歸，趕着一群犛牛踏暮歸來，村莊裏，牛糞燒得青煙裊裊。那四年，是四朗央宗最幸福的時光。然而兒子希熱尼瑪才剛兩歲，女兒次旺拉措才滿月，那個男人便拍拍翅膀走了，一隻負心鳥，飛過了漫漫的慾海，再沒有歸來，又去另一塊森林台地上尋找新歡。四朗央宗皮袍裏裹着嚶嚶哭泣的女兒，好像聽到了自己內心的哭聲，她佇立在瓦拉山巔，苦苦眺望，等了一天又一天，一月又一月，那個熟悉的男人身影再沒有出現。

春天來了，可是瓦拉山上依舊白雪皚皚。四朗央宗那天將兒子和女兒交給母親，自己穿起那件厚皮襖，長裙曳地，不時揮着手中的烏朵，趕着自家的犛牛上山，穿過雲杉林，中間有一大塊台地，草長得深，最適合熬了一個漫漫秋冬的犛牛催膘了。

春來發幾枝，長滿雲杉的台地上，高原杜鵑正含苞，再過一些日子，就會迎雪綻放，漫山遍野。然而，四朗央宗心中的那團篝火熄滅了。她是不幸的，成了單親媽媽。可是，也沒有甚麼啊，祖祖輩輩，世代代，康巴大地上的單親母親多矣，她只是其中的一個，現如今沒有人會譏笑和瞧不起這樣的女人與人家。但是，她又是幸運的，易地扶貧搬遷，給她家安排了75平方米的房子，還有生態崗位，一年有4500元收入。更多的日子，四朗央宗仍舊以放牧為主，村裏建

了合作社，她一家入了股，每天放牛，記工分，到了年底，還可以分紅，額外多了一份收入。

太陽從東山上升起來了，央宗覺得好刺眼。犛牛就在山坡上，她追逐而去，不能離牠們太遠了，轉過一簇簇鐵蒺藜，她不知道，不遠處那隻餓了一個漫漫冬季的棕熊一直在尋找獵物，牠覬覦這群犛牛久矣，只是高原之舟跑得太快，讓牠無法抓到獵殺的機會。然而，那個走在犛牛後邊女人的氣味、氣息，卻被牠捕捉到了，牠潛伏已久，伺機而動。

四朗央宗不知危機已至。她覺得命運對她已經夠殘酷了，但像她這樣虔誠轉山、轉水，總會轉出好運來的。男人走了，給她扔下兩個孩子，讓她淪為單親媽媽，她以為倒霉透頂了，可是政府又將她定為建檔立卡戶，兩個孩子有了新家，她相信，今後的日子會越來越好。然而，就在一個時空的交會點上，她要與另一隻野獸相遇，劫數難逃。

那隻棕熊一直在追蹤着犛牛，伺機下手。可是牠太笨了，遠遠落在牛群的後邊。然而，這一回，牠的嗅覺雷達早就探到了與犛牛不一樣的氣味，那是屬於牠不時光顧的帳篷裏的味道。

獵物就在面前。四朗央宗隨着山坡上的犛牛，想轉過荊棘林，進入台地。然而憑着女人的直覺，和她聞到的一種有別於犛牛群的味道，她知道那是一種野獸。

四朗央宗倉皇四顧，可是造化沒有給她一次最後的轉機。一個龐然大物驚現，剛才還爬行的藏棕熊人立於她的面前，咆哮着，擋住她的去路。「救命呀！」她轉身想跑，那頭瘋狂的棕熊展開前爪，向

她撲了過來，張開利齒，朝她的頭部咬下……

慘劇發生了，無須再細密回述那驚悚一幕，展露就是一種殘忍。

四朗央宗大半張臉被棕熊咬掉了，變得面目全非。她如何從棕熊魔爪下逃生，如何驚叫、掙扎、搏鬥，沒人忍心問及，怕觸痛血腥往事，畢竟這是很殘酷的事情。最終，她獲救了，被送進了縣人民醫院。那年春天，「丁青縣棕熊吃人」這事在西藏乃至全國都很轟動，縣人民醫院面對被熊咬掉大半張臉的傷者，束手無策，連夜將她轉往成都，進入著名的華西醫院進行治療，整形，換臉。兩個嗷嗷待哺的孩子，也只好託給親戚幫忙照看。

布措從回憶中驚醒，碎片般的信息，基本復原了這個故事。丁青當堆鄉棕熊吃人的故事，儘管有各種版本流傳，被咬的場面和情節也被省略了，可這件事的恐怖、殘暴仍在人們的心裏，揮之不去。

天有點兒熱，按下車窗，夏日的風從遠方吹來，布措的目光投向了橫斷山上的村莊與牧場。西藏自治區「雙集中」供養阿里現場會過後，孤寡、病殘等居民，集中於縣級社會福利院供養，而失恃失怙淪為孤兒的，則集中安置在地市一級的兒童福利院。已經有二十多年歷史的昌都市兒童福利院拆分為一院和二院。兩個院裏已經收養了一千五百多名孤兒。其中有很多孩子，是布措局長一個個從村舍牧場裏帶回來的。

四朗央宗在成都華西醫院保住了一條命，可是已被徹底毀容，醫院想給她做整形手術，但由於難度太大，最終無法實現。

布措對當堆鄉政府的領導說，四朗央宗就是出院了，也需要戴個

「假臉」，難以與孩子正常相處，希熱尼瑪和次旺拉措這對兄妹，還是讓她帶回昌都市第二兒童福利院，由國家養起來更加穩妥。

「及時雨啊！」村委會主任說，「我們正在為兩個孩子的歸宿發愁呢，母親都這樣啦，咋個養法，幸好布措局長網開一面，讓親人還在的孩子進了福利院，真是活菩薩。」

「活菩薩是我們的黨和政府。」布措笑着說，「西藏正在全面鋪開『雙集中』供養，將五保戶和孤兒收進福利院，四至十個孩子配一個媽媽，兩位老人配一個護理員，條件好着呢。這兩個孩子家庭特殊，母親如此艱難，恐怕無法與他們共同生活了，只好我帶回去。」

「謝謝布措局長，度母啊！」

「不敢當，不敢當！那是天上之神。」布措答道。

布措將三歲半的哥哥希熱尼瑪和一歲半的妹妹次旺拉措抱上了車子，駛出當堆鄉的遙遠山村，往昌都卡若區俄洛鎮的兒童福利院方向駛去。

兩個孩子從未走出過大山。布措說：「我將他們抱上車時，他們一直低着頭，不說話，眼睛垂得低低的，偶然一看人，都是羞怯的神色，拐彎時，車速偶然快了，兩個就擠在了一起。到了類烏齊縣吃飯時，妹妹次旺拉措暈車了，甚麼也吃不進去，我抱着讓她喝牛奶，只見她身上長滿了蝨子，都爬在衣領和頭髮上了。車子穿過朱角拉隧道，剛下朱閣寺，我就給昌都市第二兒童福利院院長德拉打電話，說：『德拉，我又給你找回一對兄妹！』」

「拉索！布措局長每次下鄉，都會帶回來一些需要幫助的孩子。」

「他們的阿媽拉被棕熊咬了。」

「聽說過這件事情，人怎麼樣了？」

「媽媽還在成都華西醫院住院，一半臉被棕熊咬走了，挺可憐的，徹底破了相，無法面對孩子了，只能我們養起來，交給兩個好媽媽吧！」

「好！」德拉院長在電話那邊答道。

擱下電話，德拉院長將愛心媽媽們叫在一起，說傍晚時分，布措局長會帶回兩個特別的孩子，他們是兄妹，哥哥希熱尼瑪三歲半，妹妹次旺拉措一歲半，他們很特別，本就是單親家庭，媽媽還被棕熊咬了，失去了半張臉，如今在成都華西醫院住院。

「啊！」福利院的愛心媽媽皆露出痛惜之色。

「我很欣慰。好在每個家庭現在都有空床，既然大家都同情、喜歡這對兄妹，我就不指定了，抽籤吧，兄妹倆分開到兩個家庭生活。」

愛心媽媽們紛紛站起身來，一個個躍躍欲試。

我願將一隻眼睛贈與盲童弟弟

丹增拉巴到六號家庭的第二十天，索朗旺美放暑假回到了拉薩。他在南京讀大學，學的是殘疾人管理專業。每到放假時，他都會回拉薩，無論寒暑。雖然這裏已沒有真正血緣上的親人，可是在他心中，拉薩市兒童福利院就是家啊，而卓嘎媽媽，是他至愛的親人，他還有一群弟弟妹妹。

回家的第一個晚上，索朗旺美發現六號家庭又多了一個小弟弟，一個不到半歲的盲童，弟弟妹妹們管他叫丹增拉巴。丹增，是持法的意思，而拉巴呢，可以譯成吉祥，持法吉祥，多好的名字呀，賦予一個漢族的棄嬰。晚上，卓嘎媽媽摟着他一起睡。他成了六號家裏最小亦最受寵的孩子，大孩子們都喜歡抱着他玩。見過面後，平措就對索朗旺美哥哥誇耀道，丹增是一個清晨他在大門口發現的，注定屬於六號家庭，那天傍晚，索朗旺美看到丹增拉巴第一眼，就喜歡上這個小弟弟了，可惜揮手在小弟弟眼前晃動，他卻毫無光感，多可憐呀。索朗旺美看平措抱着丹增輕搖，不一會兒卓嘎媽媽接過來也抱着他輕搖，心都柔軟起來。

索朗旺美是兩歲失恃失怙的。兩歲的事情，他一點兒也回憶不

起來。人的記憶，怎可以架起一座清涼橋，連接過去與未來呢？上師說可以，只要心中有善，就有天地往來的靈感。可是對於旺美而言，孩童往事本是一片虛空，無論他怎麼費心傷神地想，也復原不了父母模糊的輪廓。父母姓甚名誰，他來自何方，家在哪裏，所有這些血緣信息，在他腦子裏都一片空白。他最初的記憶，便是被親戚帶到了拉薩，送進了曲珍孤兒院。彼時，他是一個蹣跚學步的幼童，僅有的一點兒零星記憶，就是跟在親戚後邊，跨進曲珍孤兒院的門檻。一眼望過去，院子裏站了一群孩子，男孩女孩皆有，大的八九歲，小的兩三歲，個別的還在襁褓裏。七八十個孩子，只有曲珍阿姨一個人帶，經常是這裏哭，那裏嚎，房間裏總是吵吵鬧鬧，根本照顧不過來。但在孤兒院有衣穿，飯管飽，有糌粑可吃，有酥油茶可喝，冬天凍不着。那八年，索朗旺美一天天長大，親戚很少來看他，只有一個姨媽從遙遠的地區來看過他幾次。記得姨媽最後一次看他時，交代道，要永遠記住自己是康巴人，卻沒有告訴他老家在何處，尤其是他的原生家庭是怎麼碎裂的，父母往生於何時，姨媽一句話也沒提過。因此時至今日，他不知道父母是誰，也不知道他們是如何撒手人寰的。彼時，索朗旺美太小，不諳世事，當有人問他老家在哪裏時，他只是一個勁兒地搖頭。後來，索朗旺美進了拉魯小學，讀書後，再不見姨媽來了，他成了一個名副其實的孤兒。對於這段歷史，索朗旺美諱莫如深，極少向人提及，別人問他從哪裏來，他的回答就五個字：曲珍孤兒院。終於有一天，見到了卓嘎時，索朗旺美驚呼：阿媽拉！

阿媽拉就是卓嘎媽媽這樣的，年輕漂亮，臉龐圓圓的，像天上的月亮，甫一張口就笑，就像院子裏的張大人花。兒時記憶中阿媽的模

糊印象，在那一瞬間復活了。或許因為精神有了寄託，他不再排斥前塵往事，或許是拉薩市兒童福利院的歡樂生活，將索朗旺美如枯井一般的內心激活了。

索朗旺美從曲珍孤兒院轉至拉薩市兒童福利院，事出有因。一些私立孤兒院因為經費與人手的關係，無法將每一個孤兒都照顧妥帖。西藏自治區黨委高度重視福利事業，決定將孤兒撫養等任務劃歸自治區政府民政部門承擔。於是，將兒童集中於地市級兒童福利院、孤寡病殘老人集中在縣社會福利院供養的政策出台。最早的「雙集中」試點推廣現場會，是在阿里召開的，此後整個自治區紛紛學習和借鑒阿里經驗。

卓嘎那年已經二十八歲了，仍然待字閨中。不知何故，她錯過了許多好姻緣。初中畢業後，她便回了帕拉莊園的班久倫布村——一個農區村莊，在年楚河邊——跟着阿爸、阿媽種青稞。播下的青稞種子發芽了，鑽出了土地，青苗綠了，青稞黃了，年復一年。雪風吹老了歲月，也擄走了卓嘎的芳華。阿爸、阿媽往生後，卓嘎覺得這個家已經不再屬於自己，哥哥娶妻立戶單過了，姐姐們都出嫁了，僅剩下她一人在家。2013年一個偶然的機會，聽到拉薩市兒童福利院在招聘愛心媽媽，她就來應聘，一面試便被選上了，成了六號家庭的媽媽。

卓嘎見到索朗旺美那年，他已經十二歲了，在拉魯小學讀五年級。由於一些私立孤兒院解散，他們十多個孤兒，被安排到了拉薩市兒童福利院。走進大門，院子好大一片，有操場、花園、小徑，一幢五層的樓房，遠眺着拉薩河和娘熱山，環境真好。

索朗旺美被卓嘎媽媽領回了六號家庭，與他一起去的還有九個孩子，十個人一個家，房子是三室一廳，四個孩子一個房間，睡的是高低床，分為上下鋪，床邊都是散發着松木香的圍欄，做工很精緻。第一眼看到卓嘎媽媽時，索朗旺美愣住了：愛心媽媽怎麼這樣面熟，依稀在哪裏見過。夢裏？一次次夢中，他呼喚過阿媽拉，彼時，他覺得神魂被擄走了，少年殘夢裏，他曾經無數次勾畫的阿媽拉的樣子，就是眼前站着的卓嘎媽媽這個樣子，只是過去太模糊，而這一剎那間，突然清晰起來了。因此在見面之時，一個十二歲的少年，竟然毫無羞澀之感，對着卓嘎喊了一聲「阿媽拉」。

卓嘎愣住了。到拉薩市兒童福利院日子不短了，喊她阿媽拉的，多為二至五歲的孩子，而像索朗旺美這樣的少年，多數叫她阿姨，大一點兒的還會叫她姐姐呢。索朗旺美這麼一叫，倒讓卓嘎有點兒臉紅，既幸福，又驚慌。

索朗旺美在拉薩市兒童福利院裏茁壯成長。他從拉魯小學畢業後，上的是拉薩中學。六七年的時間，他都是在六號家庭裏度過的，與卓嘎媽媽的感情從未有過隔膜。家裏還有兩個殘疾的孩子，填報高考志願時，他毫不猶豫地報了南京一所大學，選的是殘疾人教育專業，最終讀的殘疾人管理專業。

沒有想到，暑期回拉薩，家裏居然添了一個盲童弟弟。索朗旺美在暑假的一個月裏，經常抱着他玩，也喜歡上了這個漢家嬰兒。

丹增拉巴還小，這一輩子，天地的燦爛與黑暗，溫暖與冰冷，還有佛的眼睛，對他都是關閉的，現實太殘酷了。有一天晚上聊天時，卓嘎媽媽對索朗旺美說，我要帶他去治眼睛，上成都，去北京，早治

比晚治要好啲。

索朗旺美點了點頭，那一瞬間，他突然覺得，卓嘎阿媽，就是站在自己眼前的白度母，閃閃發光。

暑假很快過去了，索朗旺美要返回南京，驀然回首間，他突然對丹增拉巴有些戀戀不捨。

過了中秋節，拉薩的太陽依然熾熱。有一天，卓嘎媽媽接到通知，說有一家慈善機構贊助，丹增拉巴可以到北京同仁醫院檢查眼疾了。於是，卓嘎媽媽揹着丹增拉巴，第一次坐上拉薩貢嘎機場飛往北京的飛機，去了那個藏族人民最心儀的北京。

他們到了同仁醫院，很快就住了院，做了例行檢查，可是最終醫生的目光是失望的，他說，丹增拉巴的眼疾是與生俱來的。

「還有甚麼辦法可以挽救丹增的眼睛嗎？他是一個孤兒，才幾個月大就被父母遺棄，長大了還要生活，不能沒有一雙眼睛啊！」

見這位藏族媽媽這麼誠懇，北京同仁醫院的專家說，也不是絕對不可以醫好，只是要手術，探查他的視網膜是如何掉落的。可是卓嘎太心疼丹增了，覺得他一個不到一歲的孩子，經歷這樣的檢查，還不椎心地疼呀！終於還是捨不得，於是她對同仁醫院的專家說：「孩子太小了，又不會說話，痛到心裏，也不會說出來，我不想讓他太遭罪，還是揹回拉薩城吧，我相信丹增拉巴有睜開眼睛的一天！」

快到 2019 年的元旦了，卓嘎揹着丹增拉巴回到了拉薩，沒過多久，就是藏曆春節了。娘熱山暮雪，西北風吹了過來，次角林的《文成公主》大戲也降下了帷幕。彼時，索朗旺美從南京城回到了聖城，回家那個晚上，看着卓嘎媽媽抱着丹增拉巴，一邊顛一邊唱漢族童

謠：「兩隻老虎，兩隻老虎，跑得快，跑得快，一隻沒有耳朵，一隻沒有尾巴……」只聽得丹增拉巴咯咯地笑了，一會兒，卓嘎媽媽又唱：「你是我心中的寶貝，你是我心中的菩薩……」此曲唱畢，卓嘎又用漢語唱起了「寶貝，爸爸媽媽對我說……」驀地，丹增拉巴的眼睛裏突然有一泓清泉流了出來。

「旺美，快來看呀，丹增拉巴聽懂我的話兒了！」

「是嗎？」索朗旺美撲了過來，看見丹增拉巴白淨細嫩的小臉蛋上，兩行淚珠溢了出來，就像紅撲撲的桃子上凝結的雨露。

卓嘎媽拉仍舊在唱，藏語、漢語歌謠好像飄盪於天邊，就在那一刻，在索朗旺美的心中，一個詞突然湧了出來：度母，卓嘎媽媽就是一位度母呀。

「索朗旺美，你剛才說甚麼了呀？」

「阿媽是度母。」

「別胡說，度母是天上的觀音，人人都在供奉，」卓嘎羞赧地說，「我哪配！」

「阿媽拉配得上，就是呀！」

「哈哈，我家的旺美折煞阿媽了。」

2019年的藏曆新年匆匆而逝，索朗旺美又要返校了。臨行前，他抱着丹增拉巴陪他玩了半天，越發喜歡這個小弟弟。晚上睡覺前，當他將丹增抱給卓嘎時，鄭重地對她說：「阿媽拉，拉巴弟弟太可憐了，我想將自己的眼睛捐一隻給他，讓他看見光明。」

「這怎麼可以！你捐了角膜，一隻眼睛就瞎了啊！」卓嘎驚訝道。

「我還有另一隻眼睛啊。」